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言語

一

博物

二

隱語

三

訥

四

口齒

五

心

六

視

七

聽

八

面

九

胷

十

手十一

臂十二

言語一 慎言 利口 失言
辯 游說 詹謗 附

白言語有章 發言為詩 言之無文 行之不遠 言以足志

不言誰知 好言自口 言必有中 非禮勿言 鄙矣

能言 巧言如流 不厭 公叔文子時然後 言中倫

俾躬處休 言人不厭 其言

柳下惠

忠 忠思言 忠無瑕 善言無瑕謫 千里應之 君子居其室出其

言善則千里之外

應 宰我子貢 言語二 作乂 洪範二曰 言言立德

之 爾科 徒從作乂 立言 太上立德

其次立言

立言 謂身沒 身文 介子推曰 有徵 叔向曰 君子之言信

立言 身之文而有徵 故遠怨於其

身
子產有辭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
晏子一

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釋辭

晏子一

言君子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也輯矣

輯睦也詩曰一言而

善傳曰叔向適鄭鬷蔑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

之曰必驟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子若不言幾失子

矣

大辭若訥巧言如流

文子之賢則聞而仲尼之聖

且貴文

以君子之辭禮如流

加民言出乎身而內而

口實以台為便便

好興戎有章

出言有章大言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

穆穆皇皇言語之美

君子約言小人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君子也

穠語之言能無從乎

請事斯語辭達而已

在耳之言吐

嘉言如木屑

王澄與人書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吐嘉言如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言理服言譚林藪

樂廣常與裴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為言譚之林藪

鄙小子

之狂簡

竊先生之餘論爾有嘉謀當移於難廢

我求懿德

嘉謀垂範

當喻以正義

豈移於浮辭

雖

嘉言可聽

而國章斯言

懷璧興詠

鑠金

庶遵季布之諾

宜附周任

之其容不改

斯言有章折獄

一言興邦

片言

戒在三緘

應其

納言

訥於言敏於行

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

貌言華至

言實也

苦言

藥也甘言疾也

忠信

孟子之知言

謾辭知其所蔽

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慎言古者言之不出

恥躬之不逮

君子欲

訥於言 三復

南容三復白圭得無訥乎

子曰仁者其言也訥

訥四不及舌

子貢曰

耳屬於垣

君子無

過行

易由言而過其行

君子恥其言

天何言哉

子曰予

一言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以呐呐

如恍反小貌也

趙文子

安定辭

審言

桃李無言

下自蹊

騶

鷗能言不離飛鳥

猩猩能言

口容止

不妄動

易出難悔言

以溺人不鉗口

結舌

大辯若訥

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機之發

榮辱含鋒

吉人之辭

寡若含

之主

之發

劍刃不敢動也

慎辭

叔向曰晉為伯鄭入

之辭

則必違

懲如簧之言

誠若訥

苟不戒於三誠

則必違

於千里在朝廷

之內雖貴便於鄉黨之中則宜出口文子如似不能言

言顧行行顧言既三思而後行亦一言山亂之所由生

為慎乃出話而為智簡階也則言語以

孔子云是使賜多言也

周廟三緘

金管子曰吾畏事不敢事畏言不為言故如老吃六十

人如老吃耳失之利口以言取人宰我口給子曰樂人以口給屢

子曰是故憎於人焉用佞語

巧言如簧顏之避辭士之舌端惡夫佞者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有言者不必惡利口之覆邦不辭費有言無心有其

其行君

溺口

子曰君子溺於口

注云

言如溺水不能自治

口費而煩言數舌

在 張儀舌 在足矣 多言數窮 不如喋喋 利婦有長舌 惟厲之美

言不信 信言不美 老子 躁人之辭多 脣舌 樓君卿

美

階詩

以辯言亂政 書曰 截截善 口亂厥官 利口惟賢 書曰 截截書曰 截截

美

君罔

亂舊政 書無以利 口亂厥官 利口惟賢 書曰 截截

美

君罔

易辭論屢中 子貢曰 億則屢中 不思若訥 徒務如流 巧言亂德 言

美

君罔

訥辭煩 紿奪慈仁 子曰 紿奪慈仁奪亂也 辭有枝葉

美

君罔

天下無道則辭有口惠 禮口惠而實不至 其身奪仁尚口易曰

美

君罔

枝葉注虛華之言 莊子緩頰食其曰緩 奪仁尚口尚口

美

君罔

乃騰口 說也 辟竈多言 岂不搖脣鼓舌 莊子緩頰漢王謂酈

美

君罔

頰說魏王豹謂徐言引喻 齒夫利口捷給 張釋之言 虎圈齧夫口諧朔東方響應

美

君罔

無窮虎圈嗇夫代
尉對文帝

失言智者不失言 起羞

惟口起
羞書

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

富辰曰傳

口過

言滿天下

莠言自口

哀哉不能言

匪舌是出

曰躬是瘁

效夷言

衛侯效夷言子之曰

君其死於夷乎說其

言從之失口

君子不失口於人

千里違之

易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

外違榮辱之主

易曰樞機

叔向言曰小人之言階之發云云無徵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言徐

單子會韓子于戚視下而

而唯口起羞

俾躬

屢中之

能

雖聞數窮之戒終見老聃

多言數窮

失辭獲戾

失言不可與言

失言

謂衛侯之虛

上漏其言

下失其臣

智伯失灌水之

言魏武有辭

辯舌端

君子避辯士之舌端口給給

却秦軍魯仲

連譚笑

下齊國

鄒食其掉三寸之舌下齊國七十餘城

說楚聲絕秦呂雖相雖

子貢之言億則

屢中而老聃之戒多言數窮

折天口

舌在張宰儀

貢之言蘇張

碧雞之詞莊子

白馬之論

公孫諱文龍

辯選離堅合

異也劇譚

膠言

辯而不依禮義曰膠言

折角

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

齊有辯士田巴

於狃邱稷下置館殿三皇而譬五帝一日伏千人有魯連子謂巴曰先生之言似梟者惡人也

杜口

巴乃終身杜口

不復敢言服人之口莊子曰服人之口

不能服人之心乎害義家語曰小辨害

義小言

蘇秦陳六雄之利害以拒秦

六國合從也

子貢變五

國之興衰以存魯

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十
年之中的五國之變子貢之辯

彈射否

臧

商榷

家語子貢曰賜願齊楚合戰賜著縞衣白

辯得失辯哉

冠陳說其間利害使二國釋惠唯賜能之

子曰矯尾厲角

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矯

分人主

送金

蘇秦抵掌而譚李賜

虞卿躡蹻而說趙

之地也

允送黃金百鎰

賜辟

王賜白辟一雙

解連環之辭

文喋喋利口

截截言惟可矣利亦博哉可
論言

釋辭所辭有枝葉

禮美言

可以堅白趙人公孫龍為堅
市白之譚立黃所以

宜從志辭

有枝葉

禮美言可以堅白趙人公孫龍為堅
市白之譚立黃所以

為白堅所

一拜一起未足為勞

蜀伊籍使吳入拜孫權
權曰勞事無道籍應聲

以為利

曰一拜一起

宏辯陸賈有辯
口抵掌河注泉懸河之辯

未足為勞

宰予子貢蘇秦張儀范睢蔡澤莊周公孫龍惠施桓

袁十人皆辯士也

騁黃馬之劇譚

縱碧雞
之雄辯

遊說縱

橫之術

合縱連衡

蘇張破橫散縱使馳

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虞卿說趙

史虞

鄉游說士也
躡屩據碭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命為上卿

登長柄笠

緩頰見上

掉舌

蒯通曰鄼食其伏軾掉舌
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

立譚以口舌得官

妻開

說語塞

語不辯說得其黨行不苟合

義在取容

黠布受戮

無收朱建之謀韓信伏誅不取蒯通之說否臧於人

利害於己樞機之理辱

榮辱

在茲巡其邦國

建以功名

長短術

主父偃學長短縱橫之術

說煊煌而謗詬

文選 甘言誘我 甘辭

子以甘辭說子
路盜跖責仲尼

誹謗謗議 庶

選

人謗 弼謗

國語曰厲王暴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而殺之國人莫敢言於道路以目能弭謗

王曰吾口語致罪

漢書謗讟傳曰君

謗讒無謗讒傳曰君父

謗諭宮室崇侈謗讒竝作

傳腹心非謗 理君父謗

鍾繇為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謗

下獄

毛玠

孝先人有云見縣面妻沒入宮者玠曰天不雨為此也太祖聞怒收玠下獄廷尉鍾繇詰曰自古有辱戮烹墨

下獄遂受誅

孔融以對孫權使有謀於此棄市誹謗之言坐此棄市

彼有人焉

長者

效矣

我無是乎去自安之術效滅族之計聲聞于外言不

由中利口覆邦巧言亂德 九歌導屈原之情

五噫寫梁鴻之恨

彼譖人者

能無悔乎惟君子乃能非聖人之教殺其管叔見賦於君子閔於周公

用明於玉石失真卞和駕驥齊駕泣矣居下訃上伯樂哀之君子惡之

誹謗之木孔未嘗語禁省事楊師道正觀十年拜侍中

性周謹未嘗語禁省事嘗

曰吾讀孔光口伐可汗鄭元璿尚文藝突厥攻太原元

璿持節往勞彼以不信答中國

元璿隨語折責無所屈因謂頡利曰今掠財資劫人口

皆入所部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口伐

可汗如約朕何好醜必言李蕃同平章忠謹好

惜金石賜公哉好醜必言帝以為無隱漏禁中

語劉晏為京兆尹司農卿敏于辯論李訓質狀醜梧敏

嚴莊誣効晏漏禁中語于辯論多大言又

持詭辯激數言時政得失張公謹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采納李勣一

言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密訪勸勸曰此

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贊曰武氏奮而唐
之宗屬幾穢嗚呼不語泄溫造帝將用為諫

幾一言而喪邦乎

不語泄溫造帝將用為諫

乃止警悟而辭

博彥敏於占對高士每論政事得失必陳古為諭賓千

里外猶對面語

房元齡高祖曰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言天下事若

素宦于朝

馬周贊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

會朝離

立偶語

王無競改殿中御史會朝宰相宗楚客楊再思離

立偶語

蕭復中官附耳語

馬欽緒

宰相列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

向所奏不欲李勣盧翰聞知復曰堯舜有僉曰之言朝

廷大事尚當謀及公卿

如勣等非其人當罷去

一言賢於十萬衆

馮益或告益叛太宗詔蘭

謨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諫曰王者兵不宜為蠻夷動勝之不武不勝為辱盜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自來帝乃遣散騎常侍韋叔諧喻盜益反未狀當懷之以德盜懼必遣智戴入侍帝曰徵一言賢於十萬衆徐彥伯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至怨惡何由而生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世戒俗吏語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誦書云俗吏語不置吏壤之答曰黃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勅奏語指斥周允元同平章武后宴宰相詔陳語邪舜武三思勅奏語指斥后曰議論必傳經義都處俊臨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事敢言自東政在帝前議論議論高簡為時推向先陸象議論持正諄諄必傳經義

有守立口辯

令狐峘

善敷奏機辯明銳

馬周

言如持水內石

李納乞骸骨帝罵曰卿為潘仁長史而羞朕尚書納頗首曰潘仁賊也志殘殺然每諫輒止焉為其長史故無愧陛下功成厚自伐臣言如語謬

劉洎曰頃上書有不稱旨或面窮詰無不

蓋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之及征

遼東詔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

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請按法誅之

帝怪其語謬戒之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

性疎而果劉洎贊曰洎之忠不能自申於上況其下

恐以此敗劉洎贊曰哉古人以言為戒可不謹歟

進讜言若平生

虞世南

死帝夢論議持正

世

欲有所言目禁輒

止

闕播盧杞雅知播草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同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

事帝前搆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
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開口爭事邪搆即暗畏母
與循謹無所駁異

董晉同平章方寶參得君裁可大不闢皆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為

其弟申為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
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

罷宰相晉皇恐

陸贊曰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
上疏固辭位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

辯華給菴自負其辯黎幹自負其辯沾沾喜議論

單議悟主

楊炎同平章言

租賦庸調法自是人不土斷而地著賦不加斂而增入
版籍不造而得其虛實吏不誠而姦無所取輕重之權
始歸朝廷矣炎興嶺詳辯李固言吃接賓客頗謇緩然
表而以單議悟主詳辯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陽瘡王徽為戶部黃巢入闕為賊所執迫還將應對如
陽瘡王徽為戶部黃巢入闕為賊所執迫還將應對如

響

宇文融神明警
敵應對如響

不為僞辭悅人

韋貫之名純沉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故

曲不為僞辭給粉澤其非盧從史擢昭義節度既得志

辭以悅人辭給粉澤其非寢恣不道至奪部將妻而能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

性佞

就黨中為最能唱和者以口語軒輊事機

楊虞卿

語軒輕事機故時號黨魁

張宿憲宗為廣陵王時因張茂

宗薦尉得出出入

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

郎中誕謗敢言

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

坐漏禁中語

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

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

張宿數召對不能謹密

公卿間

熊望悅險躁以談辭可喜

楊虞卿父寧

談辭可喜

古興亡

王世充涉書傳善占對

事

劉蕡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

以口舌緣飾

王世充習法故舞文上下人或

辯駁世充以口舌緣飾

崔仁師達度支郎中

嘗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恠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持薄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時事無不

言白居易工文章被遇憲宗時事居若不能言

桓彥範志忠孝

居若不能言及議論帝前雖被詰讓而安辭定爭辯爭愈切

危言切議

宋璟張嘉貞後為相閣堂

按見其危言切議論有體

張鎬惟簡重

清談終畧不及榮

利楊鎬性儉約清談終畧而不及榮
利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止

動人以言所感已

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陸贊言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今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

言又不切善談確劉伯芻有風度善談確移人王叔文

人誰肯懷善談確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移人能以口

辯移口無二言衛大與語見其冲遠

盧弘宣元和中鄭權帥襄陽辟署幕

府李憲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憲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冲遠不覺洗然

能劇談宋子晉為人樂

易能劇談以經誼緣飾

重謹苗神客性重謹未嘗語禁中事論事人及其醉問之亦熟視不答

者以單言進

劉祥道疏曰永微以來論事者或以單言進

族立黨語元結今有仁恤

之令憂勤之誥人皆善談名理鄧王元裕好談詭和逢

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學善談名理談詭堯談

詭當大事

李峴韓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

敢邀福

言直不敢專權元載為度支郎

取宰相

房琯贊曰琯以忠誼自片言悟主

占奏敏給元載為道路

目語不敢復議

李少良上書試其醜狀載怒稱道皆詩殺少良道路目語不敢復議

書史孝章漏言宋申錫文宗時同平章事除王璠京北

性修謹漏言

戶密論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

其不詳之言

李晟詔罷兵通王府長史丁瓊者嘗為張廷賞擠抑內怨望乃見晟曰以公功乃奪

兵柄夫惟位高者難全盍參圖之

九弊

陸贊九弊聘辯

晟曰君安得不詳之言執以聞

給銜聰明上之

辨人助為談說

吳士矩文學兼就喜與豪誕謫敢言

英游

故人人助為談說

崔楨性齷齪延英進

鄭雲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

崔楨性齷齪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

下樂瘡默

柳宗元貶永州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

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詣益甚耳

杜洪用是更樂瘡默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

韓士臨說淮南

將劉存濬次傳城洪軍

氣沮存使辯士臨說孔述睿雖與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

之善辭令

溫彥博性周謹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誥命若成誦然

李林

發言陋鄙

甫無學術發言政事多所闢訪

王紹謹密主計凡八年政事多所闢訪紹亦未

嘗一言於大議論往往有所合

杜悰有以捭闔干時大臣體

張

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說王敬武

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

璿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璿責之曰公為天

子守藩今使者齋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敬侮慢公乃未

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眙愧謝

李抱真說王武俊

李抱真沉慮而斷王武俊

反以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泚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捨九

葉天子而臣反虜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

播越公能自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亦感泣

解語

馬嗣孫為人懦暗少學劉昫罰相常侍孔昭序建

解語

馬嗣孫為人懦暗少學劉昫罰相常侍孔昭序建

事無所見據今南北班位常侍在前嗣孫即判臺狀施行劉昫大怒崔居儉揚言于朝曰孔昭序解語是朝廷無解語述慮劉洎非言諱復王世充言語遽言亟辭權人也無以述慮諱復百緒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與善辯論李吉甫秉政用李絳參贊是時帝切于治事無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辭德輿從容不敗有所輕重

博物二

白博物君子晉侯謂彊識記曰博聞彊識而多識晉侍子產云彊識讓者謂之君子多識中王桀博物指掌張華溫記四海顯節陵中策嵩山之下有多識之內若指諸掌顯節陵中策人得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東晉書曰識亡書漢書上幸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驗之果然也識亡書河東亡書

三薩詔問知者唯張安世字子孺識之具得其事後得亡書校無所遺上奇之擢拜尚書郎

龍肉鮓

陸機饋張華鮓發器曰此龍肉也賓客未信華曰以苦酒漬之必有異漬酒五色光起機反問鮓主主曰茅積下得白魚質狀殊常地化為雉武庫封閉甚密忽有雉作鮓美故相獻也

地化為雉

張華曰此地化為之

開視雉側果

桐材擊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聲帝問張華華曰取蜀

中桐材刻為魚形叩之則鳴矣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孔子識土怪

顙羊辨防風骨孔

盧若虛多才博物卒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豹

鼴鼠

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鼴鼠若虛曰非也此許

謹所謂鼴鼠豹文鍾山廣中銘

鄭欽說通歷術博物初而形小一坐驚服鍾山廣中銘

梁太常任昉大同四年

七月於鍾山廣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鐘改

靈北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浹辰爻二九

重三四百圮當時莫能辨者因藏之戒諸子曰世世以
銘訪通人有知之者吾死無恨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
洛寫以授欽說欽說出使得之於長樂驛至敷水三十
里忽悟曰卜宅者度葬之歲月而先識墓圯日辰旬服
五百也黃鐘十一也歲大同四年邵求漢建武四年九
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
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決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
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爻故曰六
千三百決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十六也建武四年三月
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
曰二九重三百圯

霓裳拍

王維客有以按樂圖示者
無題識維徐曰霓裳第三

疊最初拍也引阮咸器

元行沖有人破古冢得銅器似
工按曲信然琵琶人莫能辨行沖曰此阮咸
所作姑洗角楊收潯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
器也姑洗角此姑洗角也既剗拭有刻在兩樂果然

古

鼎銘 五代張策少聰悟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告于同以爲奇策

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

月也銘何繆邪

狼星直日

江南李嗣主詰旦殿庭忽見殘塵一腳視之乃獸食之餘

詢宿衛莫知所以遂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耳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隱語

三

白瘦辭

國語范文子曰有秦客瘦辭於朝卿大夫不知也吾得其二焉武子怒曰童子三掩人於朝以

杖擊之折笄瘦

辭謂作隱語也

庚癸

吳申叔儀乞糧於魯公孫有山有

諾注云西方主穀癸主水軍中不敢出穀故爲隱語

麥麴芻窮

楚申叔展問還無杜曰有麥麴芻有

山芎翦乎注二物可以禦濕欲使無社逃難於泥中郭舍人請東方朔隱語書漢黃

絳幼婦外孫麌臼孔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

許欽明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啜兵掩至被執賊與皆至靈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醬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還將東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宿其廬者迷隱其辭李乾祐擢御史大夫爲褚遂良所遂見害惡出邢魏二州刺史嘗爲書與所

善刺史取朝廷事達隱其辭爲吏

庾文

王廷湊始廷湊

所賣遂良白發於朝坐流驩州

庾文

賈徵時鄴有道

士爲卜及得鎮迎事甚謹復問壽幾何子孫幾何荅曰公三十年後當有二王已而廷湊立十三年死蓋庾文也私閱隱語高駢擢發吏百餘號察子厚廉食令

折其

文爲十二言

段居正妻謝字小娥居正與謝父同賈江
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轉側丐食至上元

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折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內外
姻莫能曉李公佐隱占得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殺若

夫者必申春小娥泣謝歲餘凡許聘數人其
得蘭于江州春于獨樹浦

曾崇範妻

几許聘數人其
夫趣死一夕夢

人謂曰田頭有鹿迹田尾着日炙乃舅得詹事

朝野僉
載張說

汝之夫也後嫁崇範方悟江南野史舅得詹事

載張說

女嫁廬氏常爲舅求官說不語它日復問說但指支

床龜女欣然歸告其夫曰舅得詹事矣後果然也

大

明寺水

太保令狐綯鎮淮南慕容班嘗與從事俱遊大

明寺之西廊見壁前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

泉深尺一點去冰傍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
火燃添却雙勾兩日全諸賓顧之皆莫辯獨班曰一人
大字也二曜者日月明字也泉深尺一者寸土寺字點
去氷傍水字二人相連天字不欠一邊下字三梁四柱烈

烈火燃無字添却雙勾兩日全比字得非
大明寺水天下無比也衆恍然桂苑叢談

其文初不可

曉五行志貞觀十七年八月涼州昌松縣鴻池谷有石
五青質白文成字曰高皇海出多子李元王八十年

太平天子李世民千年太子李治書燕山人士樂太國
主尚注譚獎文仁遇千古火王五王六王七王十風毛

才子七佛八菩薩及上果佛田天子文武貞觀昌大聖
延四方上不治示孝仙戈八爲善其文初不可曉而後

人因推已事以驗之蓋武氏革命自以爲金德王其佛
菩薩者慈氏金輪之號也樂太國主則鎮國安樂公主

太平公主皆以女亂國其五王碑陰八字漢太尉許誠
六王七王者唐世十八之數碑陰八字碑久磨滅諸

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
曉徐鉉父延休一見解曰談馬許字礪畢碑字王田重

字數七王仲舒與同舍郎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李藩名
立字

彊致之

仲舒專爲俳說慶語相狎昵李藩一見謝不往曰吾終日不曉所語何哉

赤元生粟

開元中含元殿火基下出丹至有隱語不可解言天漢三年赤元生粟木下有子傷心過酷此亦不能辯也出

百家

淮西石讞

宣室志元和元年九月裴晉公涖征吳鯀

酒未熟之語解之者曰鷄未肥無肉也肥去肉爲已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之期在己酉平後賊平

果以

是日

訥四吃附

白吉人寡辭

易

呐呐

見慎言門注

剛毅木訥近仁

君子欲

訥於言

周勃張相

二人言事

訥口

李廣訥

口少言口吃口吃

不能質厚

吳漢字子顏質厚少文

口訥心辯有珪璋之

劇譚

質厚

造次不能以辭自達

質劉鴻儒

鄧艾口吃常稱艾艾

晉文帝戲曰艾艾爲是幾艾答曰鳳兮鳳

期是鳳期不奉詔

周昌剛直而口吃高祖欲廢太子立趙王昌曰臣期期不奉詔

魯恭

王餘季年好音樂口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

孔囉囉魯翁嘗於著書

平居與人言若不出口

世號囉囉翁口吃而辯

陸羽遇人不能道寒暄五代已孫晟

爲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

已而坐定談辨鋒生聽者忘倦

蹇緩

李固言口吃接賓客頗蹇緩

喙而隱志

幽嘿以待盡柳宗元閑生賦

言呐性魯

無特達之節柳宗元上權補闕

絳侯木訥爲漢元輔

陸相奏議趙武呐而爲晉賢臣

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洪上

書論事帝使難洪以十策洪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誥而謂其盡能哉

口齒

五

白脣亡齒寒

諺曰輔車相依云云

舌在

張儀開口示妻曰舌在足矣

口爽

老子曰五

味令人
口臭

齊景公爲孺子牛而折其齒

折齒

齊景公爲孺子

編貝

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口容止

不妄見齒

高柴子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齒決

禮濡肉不齒決乾肉齒決

摺齒

魏齊皆范睢折脣

折脣文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

摺齒

音路合反皓齒選沒齒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無怨言

杜口 妻敬以口古得官 張儀掉三寸舌 匪舌是出 徒

以口舌如蘭相忠言不避截舌也 載翕其舌翕合 驟不及

舌 莫捫朕舌 婦有長舌 口咷而不合舌舉而不

下說文云公孫龍也 乳臭漢書漢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曰相直曰是口尚乳臭 含香應劭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脣者古之藩齒者

漢官侍中言老口臭子口方 杜恕體論曰東脩瀨鄉記老子口方 之業

其上在於不言其次莫如寡辭謹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脣者

脣之合也故子有金人焉三緘其口家語孔子入太廟階左 防人

貢曰駟不及舌三緘其口仲居海人云 孝經鉤命決曰

之口若防大川大決所犯傷人 必多子產

食海澤也淮南子曰趙襄子殺智伯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乃落其齒以易其貌齒化爲

神仙傳服神丹三百歲

異物志曰

西屠夾在海中以草染齒以黑勝白

張蒼無齒

唯飲乳百餘歲

卒漢書

夜生

晉書成帝杜皇后少有深色長猶無齒有求嫁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一夜

齒盡

先有齒疾拔生

溫嶠之中風而卒

孔方口

妻師德人問方鎮

所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衛恨切骨鉗口結舌

顏真卿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

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

數人耳目天下之頭可斷舌不可禁

柳渾張延賞怙權士方鉗口結舌

謂曰明公舊德第謹言于朝則位可久渾曰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舌不可禁卒爲所擠爲文之士

亦多漁獵前作戰賦文史快其意抽其華掉長舌於公

卿間

劉嚴夫與段
校理書文辭爵賞在其口吻

黎幹傳宦者劉忠翼
與左衛將軍董秀皆

有寵於代宗當盛

溫廷筠不得志去歸江東令狐
時爵賞在其口吻折齒

綯方鎮淮南廷筠怨居中時不
爲助力過府不肯謁丐錢楊子院夜醉爲邏卒擊折

其齒訴於綯綯爲効吏吏具道其惡行綯兩置之

張果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無苦者奇士也

堇齒糕

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
寢頃視齒糕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

更出樂傳其斷良久齒已生粲然駢潔帝益神之

鷄舌

卓謨

柳宗元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移書言情曰楚越
間音聲特異鷄舌卓謨今聽之恬然不怪已與為類

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

北虎口連郭知二

齒生

則天春秋高左右不悟其哀俄而二齒生詔改元長壽

五色齒

止戈集孔戣好術藝延接

方士多所傳授能口中現五色齒綠色光絢一瞬即改

舌端之孽慘乎楚鐵錫口

兵浮危

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韓愈贈崔二十六詩

齒落舌存

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

作窮途哭杜甫暮秋寄蘇侍御詩

皆碎

張巡每戰大呼嚼齒皆碎及尹子奇視之真齒存者不過三四

老君剪舌

唐夔州道士王法朗古長呼字不正乃日誦道德經後夢老君剪舌

金剛石碎

佛牙

正觀中有僧言得佛牙所擊無堅物傳奕聞之曰我聞金剛石至堅唯零羊角可破試往擊之應手

而碎劉餗傳記

騰口任嚙嚙柳宗元詩

羨君齒牙牢且潔

韓文贈劉師服羨君

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哉

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

劉晏其有口舌者率以利

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
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愚

無掉爾舌以速爾咎

姚元崇
口箴

利口作戒長舌爲詩

同

心六

白我心匪石

不可轉也我心匪席

不可卷也如旌

楚王曰寡人心

無瑕

士蒞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不競

孔叔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

不

心不則德義

爲頑

傳富辰曰心之不

同如其面焉包藏禍心

心能制義曰

度人藏其心

不可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

心正而後身

脩方寸

禮徐庶曰方寸亂矣

心如結弓

詩如水鄭崇曰臣門如意水市臣心如水

心若死灰

莊子

虛其心

老子曰

滌

丹府

靈

府

靈臺

並心也

中心不和不樂

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

敬

則慢易之

鄙吝心生

郭林宗曰

逾月不見黃叔度則鄙吝心生

聖人無常

心

以百姓爲心

以禮制心

書

志以道寧

作德心逸日休

心勞

至和爲性

最靈

由心

非僻之心

無自入

主張六志

緘情

楚王蕩而祿盡

徐廣亂而計窮

剖賢人之心

言

剗心而學道

道先去其心

計

桑弘羊以心計十三爲侍中

有臣三千惟一心

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

臣三十惟一心

同心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啟沃

高宗謂傅說曰

啓乃心

金石

後漢世祖指王常曰此家率江夏諸將輔

沃朕心

翼漢室

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爲漢

中將

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劍承其心

晏子春秋曰崔杼弑齊

軍

春秋元命苞曰

心者火之精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

莊公以戟鉤其頸劍承

其心

二人同心

其利斷金

心三月不違仁一心可以事百君

百心不可以事一小

子記之哉

晏子春秋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

禮夢人以刀開

心異苑曰鄭玄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之玄過於樹陰下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刀開心謂曰子可以學

矣於是孔心如山岳尉遲恭隱太子常贈金皿一車辭却返

以聞秦王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

雖積金至斗高世溫造張建封節度徐州造心如鐵石
豈能移之

高世謝歸下邳慨然有高世心

心如鐵石

契苾何力帝曰感心疾

韋綬晚乃感心疾
罷還第不極於用

感其心

祖君彥正

拔柱蹙其厚貌小心高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

心即死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子厚貌而

小心它日必大貴

送

宜善待之五代史面醜心妍

韓愈窮文

言必顧心心必副

發

陸贊言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

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

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

心發

謂約之於心

陸贊上書曰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己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違懷按親忠直推至誠去

之

從

逆詐斯道甚易行不耗神力第約之於心耳

心爲萬事主

張玄素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

事游畋不悅學玄素上書曰心爲萬事主

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嘔出心

李賀母探

囊中見所書多即憇曰

誓天

李抱真見王武俊武俊感是兒要唱出心而已耳

誓天

其不疑乃指心誓天曰此身已許公

多記損心

劉洎諫

曰馬燧賊將徐死久矣

多記損心

劉洎

徐光再拜燧可射我披而示心

馬燧賊將徐

曰爾以吾爲欺邪今不遠數步

徐光再拜燧

拔而示心

馬燧賊將徐

雖學未甚通解忽夢人持心沈抑以不舒兮

韋承慶

嘗謂人所以巨鑿破其心內若剝焉

夢持巨鑿破其心

尹知章少柳宗元

濁浮躁本之於心

韋承慶

嘗謂人所以擾濁浮躁本之於心

治心莫若和平

杜牧送人既操心之大謬

欲當時之奏

技望故園賦

鎤心鏤志

旁睨後逸

錫心錦心繡口

柳宗元

乞巧文駢四驥六錦心繡口

將息之道當先理其

心

心開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韓崔羣書忠臣寒膺

盧杞傳忠臣寒膺

良士痛骨雖長不

滿七尺而心雄萬夫

李白上韓
荊州書

視七 目附

白非禮勿視 視思明

君子九思

將思明也

杜普謂嬖叔曰爾爲君目將思

明無淫視

正視

視遠惟明

視曰明

洪範曰視曰明明作哲

目誠

楚辭專專之目誠 凡視上於面則傲

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目不

別五色之章爲昧

傳

五色令人目盲

見小曰明 視

之不見

名曰微

以管闢天

蔽明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

視之明也鑒

於賢

不在見於蚊睫

視之遠也觀於德

不在觀於秋毫

三年視蟲百步觀毫

離妻單子會韓子子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

結論之中所以導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

宮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導容而言

不昭不導不恭不昭不從無守氣矣

四目

舜明四目而天下治

遠視

賈琮爲刺史升車褰帷遠視廣

聽糾察善惡百城震悚

尊其瞻視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

見秋毫

離妻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

目逆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

見秋毫

金日磾見武帝美人見秋毫之末

忤視

馬融前授生徒後列歌妓盧欽受業不忤視

儀

滿側日磾不竊視

若父則游目無上

注言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

禮曰

書見面觀其顏色所傳言也

若不言立則視膝裕

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因觀安否

若不言

立則視膝裕

天子視

不上於祫
不下於帶

國君妥視

謂上
於祫

大夫衡視

謂平
視

士視

五步 從長者上丘陵

則必向長
者所視

視必下

將入

入戶奉

鳥

視瞻無回

視速

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

視流

鄭伯視流而行速

覆視

戎王視日之蚤暮

戴

目而視

傾耳而聽

察泉魚

觀天文

視目不眩

王戎視日之蚤暮

戴

禮

目若懸珠

東方朔自言

美目

盼兮

目擊

賀賀

餓者賈賈然來買

買賣

目不

自動

史駢觀秦使者目動而明視

言肆懼我

也必敗之

而青白眼

青白眼

阮籍能為青

白眼禮俗

上

輒以白眼

檻喜候之

見以青眼喜乃退

五色令人目盲

老子夏喪其

目喪

子夏喪其

目喪

子而喪其

目喪

明曾子弔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

曾子哭子夏亦哭

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

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

喪

曾子而喪其

目喪

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左丘明喪

明厥有國語

司馬遷與任安書云

目者離之象

易離爲目

目如點漆

杜宏

治國而無禮

譬猶瞽之無相與

瞭然眊然

孟子曰人與之善不善

在乎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真心不正則童子眊然瞭音了眊音耄

重瞳

舜目項羽目亦重瞳

不

瞬

列子引錐至

兩葉蔽目不見太山

鶻冠子

目所不見

故若

存若亡心所不繫故不生不滅

十目所視

蜂目

針而微

深目

裴楷謂王戎之

眼如紫石棱

閉門而泣

目盡

爛爛如巖下電

裴楷謂王戎之

孔方瞳子黑白明澈

李密方瞳子黑白明澈燭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

睛

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
帝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

不能正視

永王璘貌陋甚不能正視目

禁

閑播與盧杞論事帝前播意不
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

屏蔽

元稹曰聾瞽之君非無耳目左

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欲不亂可得哉

失明

令狐彰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

失明卒

白眼相公

張允伸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公

崔光遠

瞳子黑白分明

目恚

李林甫少選詔書出耀鄉九齡以左右丞相寵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

給

病目行觸柱

朱延壽田頤之附朱全忠二人謀絕行密行密憂甚給病目行觸柱

目睛黃

而夜有光

五代張彥澤目睛黃而夜有光顧視如猛獸

一目重瞳子

南唐李煜一日

重瞳子

晝能見星

武攸緒晚年瞳子

紫光晝能見星

鷹目

史思明

鷹視

五代秦王

從榮爲人輕目多白睛

五代漢高祖目多白睛凜如也

眼語

韓建昭宗東遭建從

偶而鷹視

目多白睛

羅洪信多白睛凜如也

環視

羅洪信羅文琳死

至洛昭宗舉酒屬太祖與建曰遷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繁卿兩人次何皇后舉觴建蹣太祖足乃陽醉

去建出謂太祖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環視

羅洪信

有兵仗聲恐公不免也太祖以故尤德之

環視

羅文琳死

衆曰孰願主吾軍者洪信輒曰神命我矣衆環視以爲宜遂立之

低目窺覘

蘇安恒疏

深目

而鬚

目如秋水

李泌賀知章曰此惟人深目而鬚乃得其實也

子目如秋水必一拜

木睛

周寶唐立武選以高上擊毬相出郭侯家傳較其能否而黜陟之至有致

鐵鈎于毬仗以相擊寶嘗與此選爲鐵鈎所摘一日暗失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初賜木睛以代之一日晨起激木睛墜水棄之侍姬竊笑寶怒曰暗漢何足笑遂殺之汪木睛莫知何木置中無所礙視之

如真睛矣出

視物隔襯

立花著兩眼視物隔襯

吳越備史

文粹皮日休九諷遇

腦脂

脣韓愈寄崔二十六

忽盲

誇篇目正視芳忽盲

臘眼卧壯士

江南野史吳主

見善不敬與

眼龍威名益代

北李克用目瞬如電

環目瞬如電

目眇號獨

睂瞽同

柳宗元送

其凝其盲

韓拘幽操目捨

目視睂花

尋常間便不分

伐眼戶青姑伐人眼

閻視藩鎮序閻

視大言自

成一低目相視

劉總譚忠說總曰郡國弄

兵低目相視可謂危矣

聽八耳附

白非禮勿聽

聽思聰

君子九思

無側聽

禮

舜達四聰

而治天下

耳不聽五音之和爲聾

傳

五音令人耳聾

老子

司聰

杜賛

飲工

曰汝爲君耳將司聰
不聞樂是不聰也

文子曰聽者所以達知也

所以成行也所

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
以心聽下學以耳聽耳聽者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
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則知行
之不誠凡聽之理虛心清淨耳無苟聽

耳屬於垣

天聽卑

泰定曰天之至高而聽至卑蜀志

言猶在耳

聽之不聞

名曰希

聽曰聰聰作謀

洪範曰

掩聰

大戴禮曰冕而前旒所以
蔽明莊矯塞耳所以掩聰

通人於已

文子曰言者所以通已於人聞者所以
通人於已既暗且聾人道不通

和聲入

於耳

而藏於心

坎爲耳

易

惟明在於聽政

不在聞雙蟻之聞

惟聰在

於聽德

不在聞焦
螟之聲

傾耳而聽之

可得而
聞也

廣聽

賈琮事
見上注

耳

堯聘許由爲九州長由惡聞之洗耳於頰水

枕流

王武子曰流非可枕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逆耳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漢高紀

雉雊

高宗祭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不聽之異也志

味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知音

伯牙彈琴鍾期聽而知其音

聽和而聰

國語單穆則不聞雷電之音

公

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和則明視聽不和則有震眩

視秋毫之末

則不聞雷電之音

豆塞耳

鶻冠子不聞雷電

傾聽求聲者

則耳告而目樂定心安物者則神勞而形安同

在一身上之上而休戚異者天理殊宜造化自陽

言提其耳

黃霸重聽何傷

許丞老聾史請代之霸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陽

諸葛亮

請杜徵至以微聲於座上與書云伏聞德行飢

渴歷時云云微

孔纏纏令人忘倦

馬周岑文本謂所親以老病乞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讐然駁之琳年

理無一言可捐益聽

聽

進對失次

喬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下讐然駁之琳年

高且賜每進對失

失

次所言不厭帝旨

顧

目見耳

前蜀王衍

耳大

李忠臣帝嘗謂卿耳

貴兆耳無根

袁天剛見馬周曰君耳無根壽不長

生缺左耳

商成已生

而缺左耳忽

睽

文粹皮日休

耳

方聰芳忽睽

耳冷

孟洪徽對宣宗曰

陛下何以不知有臣何不以文字召用帝怒

曰朕耳冷不知有

鄉出朝野僉載

耳中天地

薛居曾見二青衣駕赤犧

出耳二童子曰梵玄國在

吾耳中一童子傾耳示君曹乃別有天地花卉因捫耳

投之至一都會城池樓堞窮極瓊麗因作思歸賦自童

子耳中落

三耳秀才

董註為太山府君呼為錄事今決

幽怪錄

府君喜其聰敏爲於額上更添一耳既還額極痒踊出
一耳尤聰時人曰天有九頭烏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

雞冠秀

才同上聞善不慕與聾贖同

柳文送從兄序

耳肅肅兮聽不聞

聲韓愈拘

丁寧附耳莫漏洩

韓退之

月蝕詩病聾

五代鄭珏在相位

既碌碌

無所爲又病聲自提其耳

五代王峻曰兗州慕容彥超反連已露若陞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陞

下何以得之翟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遂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不行

面九

白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

禮

女子出門必擁蔽其

面事親三日具沐其間面垢

不學牆面

泣事惟煩朋而

不心面朋也

友而不心面

面長二尺

荀卿子曰有臣公
友也揚子

不心面朋也

友而不心面

面長二尺

荀卿子曰有臣公
友也揚子

長二尺廣三寸名動天下半面

後漢應奉字世叔行汝穎過袁賀門
出半面不見賀二十年路見識之

傅粉何晏面如凝脂

王右軍見杜弘理而歎曰面如
凝脂目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晏面如凝脂

袂掩而終

國語楚白公勝作亂劫惠王殺子
西慙見葉公子高以袂掩面而終

袂掩而終

而死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死羞見子

胥以巾覆而今人謂之面衣也

面如驢面

子人心不同其如面焉

子產云宋如周面長孔相觸陳夷
行揚

嗣復及薨行對延英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

狄仁傑送制獄歎曰皇天

首觸柱血流沫而

陸贊既放荒遠常聞戶人不識其面

兩面人

劉季述帝因少陽院崔胤

告難於朱全忠請以無除君側全忠封脩書與季述曰
彼反覆宜圖之季述以責脩脩曰姦人偽書從古有之
必以為罪請誅不及族季述易之乃與盟允謝全忠曰
左軍與允置不相害然僕歸心於公并送一侍兒全忠
得書恚曰季述使我為兩面五代寇彥方而
翰身短而而長常臨鏡以自奇面澤赤袁天綱見馬周
曰人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袁天綱與韋挺游謂挺面如虎當以一尺之面五代
不面如虎袁天綱與韋挺善隱太子薦為左衛率長面如高
麗楊再思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唾面妻師德其弟請公卿宴其寺戲曰公面似高麗守代州辭之

官教之耐事弟曰人黑子似顏平原柏良器父友王真
有唾而絜之乃已黑子似顏平原曰面黑子似顏平
原

黃面兒

賈餗會曲江故事尹自門步入揖御史餗騎
而入御史揚儉蘇特固爭餗曰黃面兒敢爾

以帽障

李訓帝下詔暴訓注等罪李孝本猶金帶以帽障面奔鄭注

白面兒

五代劉鄩末帝

遣使者監督其軍鄂呂諸將謀曰主上深居禁中與白面兒謀必敗人事

會面嗟黧黑杜甫贈王

御

五行秀氣得之居多者為雋人

其色漱灑於顏間其聲發而為文章劉禹

錫呂溫集記

面色青黑

五代羅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

之人罕識其面

五代崔彊遭世亂寓居于滑臺不進里巷者十餘年人罕識其面

面有

銀光

方鎮編年錢鏐鎮吳越胡岳渡江畫工以貌奏歎曰面有銀光奇士也即召見

胷十

白釋名曰胷臆也

結胷山海經曰有結胷國人為人結胷如人結喉也貫胷

又曰貫胷國為人胷有竅孔子之胷文曰制作定世符運春秋孔演圖云披

胷列子得清水蕩其胷當味值胷洞胷達腋開胷

毀骨碎胷

傷胷

左傳魏犨嬖臣負羈氏犨傷胷晉文侯愛其才使視之犨束胷而見使者

漢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十罪羽伏弩

而射漢王中胷高祖詐捫指

長歎息古詩胷坼

而生禹

帝王紀禹母在神珠云云

孔封常胷無疑事

封常清才而果胷無疑事

允首揕胷

于志寧贊曰志寧諫太子承乾幾遭賊殺然未嘗懼知太宗之明雖允首揕胷不愧也

胷有七黑子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瀘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胷有七黑子

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

穴胷

李密敗王伯當曰豈公一失利以手輕去就哉雖殞首穴胷所甘已

指胷五代王松以手指

胷引郭子儀自謂

迷惑胷

下開迷惑胷寧豁斷抹

二十八宿羅心胷

李賀軒過高

獨任胷臆

唐史吳競上言芟刈股肱獨任胷臆

可為寒心不置白黑於胷中

韓愈崔羣書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

於胷中耳

胷有偃骨

酉陽雜俎太極真仙中名

青琳青書者胷有偃骨

手十一

白天將假手

傳執子之手詩

兩驂如手

如臂之使手

六轡在手

共飯不澤手

禮論語隱義曰

齊桓公壯伐中山還

倚柱歎曰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

鉤弋夫人

漢書鉤夫人兩

手皆拳武帝披之手母嚙手搜神記曰周暢至孝每出即展號曰鉤弋夫人母欲呼之自嚙手暢心痛即馳羹爛後漢劉寬欲朝婢翻羹汚朝服婢歸以手收之寬曰徐徐羹爛汝手論語摘輔

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宰我握戶是謂守道子游握文雅是謂繁士公冶長手握輔是謂道子夏握

五是謂愛公伯周手鼠傷晉高平劉柔夜鼠傷其手指直期是謂病惡惡之問淳于智智即以朱書

腕後橫文為田字夜露手而卧明有一大鼠手前死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

者之手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鼓琴軻曰好手太子即斷其手以玉盤盛而

奉繩貫魏畧曰鮑出字文才屬代飢出採蓬子母在之繩貫家為賊繩貫手掌驅去出走斬賊奪母而還繩

纖擢素手不分塵尾王夷甫見脩肱契長肘李握鉤仲美夫門脩肱契

廣握鉤尼

執雅貢刻文

子公孫述

摵摵女手

手如柔荑

為魯夫人

宋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

孔如亡左右手

房玄齡辭位帝遣使謂曰國家相眷

賴久一日去良弼如亡左右手

束手

太宗討高麗玄齡上疏曰為中國患無如突厥而大小可汗相次東

手握手

玄齡疾甚帝摸棱蘇味道為相持

具位未嘗有親握手與決

模棱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

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

模棱

帝欲授

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模棱手

搖手

李德裕

帝諫官德裕

謂訓小人湏咎惡暴天下不宜引致

左右帝

王維

語王涯別與官德裕

搖手止涯帝適見

不憚手弱王維

熯作亂熯逼召徽及僭號

追羣

程知節白秦王

知節隱太子諧

臣作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

之出為康州刺史白秦王

曰大王去左右手矣身欲久全得乎知節有死不敢去

汗吏歛手

盧

為南海太守一手廢盧照隣客東龍門山
汙吏歛手一 手廢疾甚足攀一 手又廢斂手

李至遠知選事

疾吏受賄謝多所斂手垂手過膝前蜀王衍毒手尊拳五代李襲

後晉王數因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

吉晉王與梁有隙交兵累年後晉王數因欲與梁通和使襲吉為書諭梁辭甚辨麗梁太祖使人讀之至於毒

手尊拳交相於莫夜金戈鐵馬蹂踐於繡其手迹於衣

明時數曰李公僻處一隅有士如此

南平高季興莊宗嘗問季興曰吾已滅梁欲征吳蜀何者為先季興曰宜先蜀臣請以本道兵先進莊宗大悅

以手拊其背季興因命工繡

霹靂手裝琰之為同州司

其手迹於衣歸以為榮耀

沙陀傳李克用還過汴朱全忠邀之手大

靈手握手諱勞克用入舍上源館全忠握手諱勞

翟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炙手可熱勢絕倫

尺餘翟天師名乾祐長六尺手大尺炙手可熱勢絕倫

每揖人手過胷酉陽雜俎杜甫麗

人爭指

抑玭纖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至為學不得不堅

舉手伸縮便

有輕重

宦者序戚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

唾手可取

褚遂良翔旛雲朝唾

手可手打賊

李巨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勑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國忠急對奉庭謂巨曰比來

人多口打賊君不圖乎巨
曰誰為相公手打賊乎

臂十二

白割臂而盟

魯莊公許孟任為夫人孟子班乃申蒯斷而

割臂而盟之遂生公子班

崔杼弑莊公申蒯後至將入御止申蒯聞君死請入門者告崔子崔子曰勿納蒯曰汝疑我與汝臂斷左臂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蒯遂拔劙呼天

李廣猿臂漢書

躍而闔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呌而死也

羿左臂長而善射

淮南子

齧母臂

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

齧母臂辭別

曰不為鄉

相不入

出衛郭門

相不入折臂三公

幽明錄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有帝

王氣叔子掘斷之後相者再至曰當

出折臂三公後

一臂國

交州記曰儋耳國東有一臂國人皆一臂也

春秋元

命苞曰

湯臂四肘是謂神剛象過膝

蜀志先主長七尺

月推移以綏四方也

五寸目顧見耳臂

過膝

蜀志先主長七尺

垂過

李牧臂短

謝靈運詩曰

若身之使臂

長袖

齧臂為盟

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梁冀振動天下帝呼

蜀志曰

開

為流矢中左臂陰雨常痛伸臂與孔

醫刮骨去毒流血盤中神氣自若

狼臂

郭知

斷臂

王

牙將劉訓叩寢門

珂疑有變叱之

臂短

五代朱友謙附

訓自袒其衣曰苟有它請斷臂

于晉醉寢晉王

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與臂龍鱗奮

張亮程公穎稱
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

臂龍鱗奮

亮卧若龍當大

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奮矣

噬臂

皇甫湜命其子錄詩

亮字惧噬其臂血流

四臂劉鋹天寶九年南海民妻

斷臂仍瓢訟

韓文征蜀聯句連

臂歡昨叛臣陳敬瑄黃巢亂僖宗幸奉天敬瑄夜召監

軍梁處厚奉表迎帝繕治行宮令政亦倡西幸

敬瑄以兵三千護衆輿冗從內苑小兒先至敬瑄知素

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歡昨行宮中士捕繫之呼

暴橫遣邏士伺之諸兒連臂歡昨行宮中士捕繫之呼

曰我事天子者敬瑄殺五十人

把臂

杜甫苦戰行臨

戶諸衙由是道路不譁唐史

把臂

江把臂難再得矢

著臂

唐史王方翼為安西都護三姓咽麪兵十萬踵

印

臂上曰風月常新

史譜錄曰明皇開元初被進者曰印選以綢繆記印臂上曰風月常新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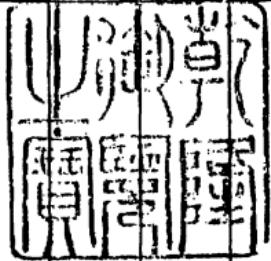
以桂紅膏則水洗不退

王畿如臂

陸贊曰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堂下斷

臂周仁孰酷嗜殺戮異于野數日往視故在

日見堂下有



白孔六帖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穌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胡明楷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繼撰

脣

足

眉

鼻

鬚

律

刻漏

呂

卜筮

方術

十

相

脣一

白脣亡齒寒

左傳宮之奇云云

仲尼升脣

孝經鉤命決曰

老子脣龐厚

鄉脣者齒之垣

春秋元命苞云云

舌之藩

周生列云云

黑脣

燉煌實錄

曰王禁字孟曾卒有盜發塚見禁與人搏捕賜酒以黑其出其夜告城門云孟曾使人也發曾塚禁賜酒以黑其

脣明日入城黑脣者是也

朱脣外朗

曹植賦

沸脣

賈誼曰沸脣搜

塞垣之下

孔博脣

姿師德

膏脣

武平一上書膏脣之伍荀輸

讒計

脣厚

杜紫

微脣厚不稱

剝脣

南蠻赤口濮

才名出瑣言

剝其脣使赤

持疑於脣吻間

韓愈送毛仙翁

發言如駢駟囁嚅

焦脣

道長食盡苦口焦

持疑於脣吻間

烏膏注脣

行五

志元和末婦人不施朱粉惟
以烏膏注脣狀似悲啼者
義盜仁縛舌膠脣唐蘇樵逐痞文
有司馬安者攘
舌膠脣 縛舌杜甫觀公孫大娘舞

足二

白龜文抱朴子內篇曰
老君足下龜文 又漢書曰宣帝足下有毛宣樂

正子春下堂而傷左足禮 足不良卻不失足於人禮啟予手啟

予足曾子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武足跡也孔足痺王徽帝召

大夫固踵相逮褚亮寢疾帝遣中使候問踵相逮足病發白居易王徽易爲御史
辭足痺時居易鄭權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告哀使以足疾辭不許肩輿就道欲召用之是足病發易鄭權穆宗立以左散騎常侍持節為回鶻自置

其足折之

藩鎮李師道浮圖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為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權其脰不能折

罵曰豎子折人腳且不能乃曰健兒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曳踵姚崇朝曳踵為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甚痛乎曰心有憂痛不在足

足摩

盧照隣疾甚足摩

足下黑子

唐明皇雜錄安祿山初為張韓公帳下走使之吏韓公嘗令祿山洗足韓公脚下有黑點

子祿山因竊窺之韓公顧笑曰黑子吾貴相汝亦能有之乎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比將軍者黑而加大韓公奇而

捧上皇足

上皇至咸陽在望賢宮帝拜

既之益親厚

舞於樓下上皇降樓撫帝而泣

帝捧上皇足鳴咽

引足令高力士脫靴李白引足令高

不自勝唐史

引足令高力士脫靴由是

斥去乃浪跡江

隋車足傷元德秀為魯山令前此隋車

足傷不能趨拜太守侍以客禮

嘉其足力

五代王進符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京師明宗憮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

衛指足力乏不能拜

五代呂琦廢帝發怒曰朕一女尚撣國也又輸以資虜可乎崧等惶恐

拜謝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

馬周初入京至灞上酒濯足

逆旅數公子飲酒不顧周周

平地謂無足慮遽跌而傷

即市斗酒濯足傍衆異之

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

五代馮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過井陘之險懼馬蹏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

足慮遽跌而傷凡蹈危者慮深而獲

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情之常

眉三

白蟬首蛾眉

蔡澤巨眉

史

文王虎眉

紀

云堯眉八彩

春秋元

三寸

烈士傳云干將子赤鼻眉廣三寸

一尺

伍子胥眉

白眉

命苞云

二寸

人連眉

列仙傳陽都女生而連眉以為異後果得仙道

京兆眉

張敞為婦畫眉謂之京兆眉也

連眉

列仙傳陽都女生而連眉以為異後果得仙道

也

黛眉

東觀漢記馬皇后眉施黛左眉小缺補之如粟

赤眉

琅邪樊宗天鳳中起為盜王莽使平

均公廉丹征之宗等欲戰恐其衆與丹愁眉桓帝時京兵亂皆朱其眉以相識是謂赤眉賊

愁眉

桓帝時京

細而曲折效梁冀家為之

灸眉

鄧榮晉紀曰宋數常以酒狂王澄因叱左右拉

是日收

真婦

憂而蹙眉

酒狂王澄因叱左右拉

歡郭舒厲色曰使君醉左右莫動澄大怒曰別駕枉耶枉我醉因遣舒眉頭後事王敦諫敦呵曰人以卿

癡矣眉舊疾復發也舒曰汲黯朱雲

嘵眉

西張氏工梁遂縱酒嬉戲

制珠星示象運斗建於雙視

春秋元

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立

於二故眉長二寸注曰攝提兩星頗曲人眉似之也

孔覽鏡作眉

安樂公主臨淄王誅韋庶人主

方覽鏡作眉

聞亂走至明門兵及斬其首

眉宇

元德秀房琯每見德秀嘆

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

隆眉

五代王建通眉

李賀通眉

秀眉

楊元琰秀眉

眉長覆目毛

若

虛眉長覆目性殘鷺

眉過目

表天綱帝在九成宮令視本

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目

天綱帝在九成宮令視本

學堂瑩夷眉過目故文章振天下

長眉青

韓愈華山女詩白

眉頭不伸

五代郭崇韜莊宗

咽紅頰長眉青

思得高樓避暑乃

得高樓避暑乃

遣王先平營之宦官曰郭崇韜

眉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眉睫增妍

柳宗元乞

頭不伸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

眉睫增妍

巧文齒牙

饒利眉睫增妍

金臺錄朱泚眉分九聚

相者告以大貴信之

忽軒衣張眉

韓

禁去眉開額

文宗即位而禁高髻

陰旌去眉開額唐車服志

收又盧奕

疏眉目

楊

疏眉

韓

目豐

眉目瓊異

李邕既入朝人間

曲眉而豐頰

韓愈盤谷序曲

眉而豐頰清聲而便體

刻眉

崔氏性忌有婢刻其眉

得色

懸雙眉劉禹錫詩眉間

黃色

韓愈郾城晚飲城上赤雲呈勝氣眉間黃色見歸期

秀整

汝陽王璡眉宇秀整

鼻

四

白鼻者心之門

養生經

東方之人隆鼻

淮南子云

隆準

漢高祖準鼻也

鼻為氣戶

長沙耆舊傳太尉壽少遇相師相師曰凡鼻為氣戶君鼻大貴之象也

鼻仰而

額富貴之相也

史記蔡澤就唐舉相舉云云

截鼻

列女傳後漢周郁妻納一歲夫亡父

母欲嫁之遂援刀而截鼻

莊子曰郢人塙其鼻端若蠅翼使匠斲鼻

雙柱

老子飛龍

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人鼻飛龍孔

鼻息所衝上

子

相工相之曰此人鼻飛龍孔

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

相工相之曰此人鼻飛龍孔

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

相工相之曰此人鼻飛龍孔

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

拂雲漢

李昭德恬擢邱

情上疏曰臣

聞其鼻息所衝上

拂雲漢

吳元濟

山首蒸

濟

領側鼻

史思明

鼻息若龍虎

王廷湊醉寢於路有過其所

者驚視之曰吾見君鼻之息

右若龍虎鼻下氣皆黑袁客師嘗度江叩舟而還左右請

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

濟

濟金環貫鼻

南蠻有穿鼻種以金環徑尺貫其鼻下垂

過顧君長以絲係銀人牽乃行其次以二

枚頭金釘

鼻出黃膠

從容錄賀知章忽鼻中出

黃膠醫者謂飲酒之過漸能等

貫鼻下出

花頭金釘

鼻出黃膠

從容錄賀知章忽鼻中出

黃膠醫者謂飲酒之過漸能等

薰蕕

韓愈江陵詩因疾鼻齧

五代史王處直養子曰

又寒漸能等薰蕕

都者執處直因之西宅

處直揩其鼻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五代閩世家王隆準

處直揩其鼻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五代閩世家王隆準

處直揩其鼻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五代閩世家王隆準

處直揩其鼻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

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

審知狀貌雄無厚相
李嬌身短小鼻口都無厚相
傅隆卑方口時議不以重祿待之廣記

鬚五

白捋虎鬚

吳錄朱桓遠成奉觴於孫權曰願一捋陛下鬚王推几前桓進捋鬚曰今日真可謂捋虎

鬚王大笑

于顥于顥

左傳宋華元多鬚伐鄭為鄭敗宋人歌曰于顥于顥棄甲復來

黃鬚兒

魏志任城王章為北平中郎將討烏丸有功

歸太祖大喜捋章鬚曰黃鬚兒定天下大奇

長鬚方士

廣陵列士傅劉瑜舉方正對多鬚參軍

邵超多鬚人謂

某高第人呼為長鬚方士

之多鬚參軍

銜鬚

後漢溫序為隗囂將軍所獲序臨斬銜鬚曰大丈夫豈宜鬚污於土

晉張華多鬚好以帛纏之

陸雲見

喟毛獸鬚

朱桓捋猿者

後漢司馬直

潔白美鬚

鬚人敬

奮鬚抵几孔數尺

紀處訥

鬚與身等

太穆皇后寶氏

生髮垂過頸

三歲與身等

容髮為變

惠宣太子業有疾帝翦鬚嘗暴

疾醫曰用鬚灰可治

帝乃自翦鬚以和藥

肅宗皇后吳氏傳肅宗在東宮宰相李林甫陰

構不測太子內

髡貌雄偉

司馬晉卿頑而鬚今狐媚傳宣帝謂宰相白敏中

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

獨見頑而鬚者奉

梓宮不去果誰耶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

即召絰為

兩昔皆白

路巖敗新州刺史美鬚引刀斷髮

玄宗貴妃楊氏天寶九載妃復得謹還外第帝感動輒

食詔中人張韜光賜之妃因韜光謝帝曰妾有罪當萬

誅然膚髮外皆上所賜今且死無以報引刀斷一絲

赤

髮回鶻黠戛斯人皆赤鬚髮輒白

李日知神龍初為給事中母病取急調侍

數日

鬚髮白長髮

崔嵬為陝虢觀察使俄為軍吏所執髮其鬚髮嵬再拜祈免乃得去

髮動

顏杲卿初杲卿被殺徇首于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

髮持謁上皇是皆見夢帝寤為祭後湊歸髮于其妻妻

疑之

喬琳辭病力帝賜所執策曰勉為良圖

若動

云祝鬚髮

與卿別矣不數日祝鬚髮舍游佛盧

黃鬚後唐莊宗皇后劉氏

父劉叟黃鬚善鑒卜每怒盡張

張巡鬚已衰改

李白古風春容捨婦人有鬚頭

李光進母李有鬚數十長五寸

長鬚國

有土

人泛海至一處問之曰長鬚國也其王以公主妻之主亦有鬚土人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乃羣鰐

所聚也

西

鬚生若蟹

海州司馬韋叔曾徃嘉興道遇釋子希道深於繕生之術又能用日

陽雜組

辰可代藥石見教鑄白曰貧道為公擇日拔之經五六日僧請鑄其半及生色若駢矣凡三鑄之鬚不復變座

客有祈鑄者僧言取時稍差拔後鬚色果帶綠其妙如此

髮長五尺

李山甫美姿容而多髮駢然長

五尺餘每沐出命侍婢捧大金盤承而擲之有相者疑其婦人呼之方寤樵牧聞談虞童髮未叢

抑宗元風鬟霧鬢抑叔見龍女風氣攻髮直

大中遺事先生又能

散髮箕踞用氣攻其髮一條條如插

白髮三千丈

李太白秋浦歌白髮三千丈緣愁似箇長

吁望青雲鑄白坐相看

秋日贈元六長吁青雲鑄白坐相看秋顏入晚鏡壯髮凋危

冠挂矢太宗虬鬚嘗戲張上弓挂矢酉陽雜俎惟稱好鬚帝以李縛為民部

來者帝曰玄齡聞縛為尚書謂何曰惟縛變負人鏡杜
縛縛好鬚無它語帝遽改太子詹事

髮變負人鏡

杜

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映梳

贈李婦南詔望秘書人以蘇澤髮

人不粉黛鬢髮還應雪滿頭

杜寄怒髮猶鬟鬢韓文征杜位

綠鬢成霜蓬

李白怨歌沉憂能

傷人綠鬢成霜蓬

杜甫贈汝陽郡王璡

虬鬢似太宗

律呂六

白律本

律歷志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取嶰谷之竹其竊厚薄均者斷兩節而吹之為黃鍾之宮而

制十二管以聽鳳皇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此黃鍾之宮而皆可生之是為律本注云大夏西戎國也

嶰谷谷名也穀孔也取竹孔與肉薄厚均者截以為管也

燕谷和氣

北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衍乃吹律暖之和氣至谷乃生禾黍

楚軍死聲

師曠曰吾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

而楚必無功注歌
吹律也以詠八風

易姓

京房本姓李後吹
律自改為京氏

王律

銅管飛灰

之候

吹律聽聲

史記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衆
於六律律為萬事根本望敵知吉凶

開聲效勝負蓋
吹律而聽聲也

合其規

較之以泰候其氣應之以灰啟迪歲功敬
授

人候四氣

應八風

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之

文審大小必

均薄厚

考長短失毫釐
無

履端於始

以啟三日六旬

舉正於中

用定二十四氣

顧陰陽而必變

雖風雨而不迷

東風入律

青雲干呂

泰累定而百物

信毫釐失而
千里差

藝精吹管業擅
專門六律六同

六律合陽聲也

六同合陰聲也

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立均生黃鐘為首長九寸

立均出度

國語律所以立均
出度言鍾度皆以

律而均也

以合陰陽之聲

太師掌六律六同

掌六律六

辨天地四方
陰陽之聲

禮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

注十二律逆相生也

還謂循環

八風從律而不姦

禮姦惑也六氣斯辨

八風不姦吹其斷竹

既

鳳鳴驗以飛灰已契蟻

行之次制苟乖於長短應必失參天兩

地

藝文志大演之數五十推厯生律制器規間矩方莫不參天兩地兩耦數也

金門竹葭莩

灰

晉律厯志楊泉記取宜陽金門山竹河內葭莩為灰炎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中區占星伶倫造律日

大燒造甲子隸首

秒忽

漢書數起於一產氣黃鐘造計

造算數容成造厯

秒忽注秒未芒也忽起於蜘蛛絲言其

微也

十二律

漢律厯志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以統氣類一曰黃鐘二太簇三姑

洗四蕤賓五夷則六無射呂以振陽宣氣一曰三統漢
林鍾二南呂三應鍾四大呂五夾鍾六仲呂

三統志

云三統者天地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陽伏地故黃鍾為天統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楙之於未故林鍾為地統云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今物事各得其理寅木為仁其聲商也為義故太簇為仁云云律長八寸象八卦宍義之所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夫婦子母上生之道也異類為子母謂黃鍾生林鍾也同類為夫婦謂黃鍾以大律娶妻林鍾生呂生子林鍾生呂為妻也律娶妻

上損下益黃鍾之管長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益一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下生應鍾應鍾益一上生蕤賓蕤賓損一下生大呂大呂益一上生夷則夷則損一下

生夾鍾夾鍾益一上生無射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左旋八八為位其法皆銅鐵太樂太常主之相生三分損益

揚子雲曰聲生於日

甲巳為角丁壬為羽乙庚為商丙辛為徵戊癸

為律生於辰

謂子為黃鍾丑為大呂之屬也

妙察五均

工言孔樂舞雙三統

鳳

西舍利樂舞雙鳳明律呂之和也

斷竹為十二律

樂志初隋用黃鍾一宮惟擊七鍾其

五鍾設而不擊謂之啞鍾唐協律郎張文收乃依古斷竹為十二律高祖命與孝孫吹調五鍾叩之而應由是

十二鍾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

張文收既定樂鑄銅律三百六十銅斛二

皆用

銅秤二銅甌十四秤尺一斛左右耳與衡皆方積卜而登以至於斛與古玉尺玉斗同皆藏於大樂署武后時太常卿武延秀以為奇玩乃獻之及將考中宗廟樂有司奏請出之而秤尺已亡其跡猶存以常用度量校之

尺當六之五量衡皆三之一至肅宗時山東人魏延陵
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
黃鍾請悉更制諸鍾磬帝以為然乃悉取太常諸樂器
入於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
還太常然以漢律考之黃鍾乃
太簇也當時議者以為非是

刻漏七

白銅渾

設玉漏授挈壺氏掌刻漏時之職

金徒之職

銅史分以

陰陽

明晦之晉時不忒其晝夜

短長之數無逃

金臺銀箭

陰陽雖微

天地之風雨如晦

日夜之度不迷苟昏曉過度

致盈縮之差

則寢興

失時

有顛倒之刺敬授人時

周禮凡軍事懸壺以序聚擾

懸壺以為漏也以次序及冬則以火爨鼎水沸而沃之更聚擊操備守以警夜

冬水凍冷不下故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待漏

後漢范楚每常事嘗晨駐車以待漏也

孔改刻漏

傅奕善數不傳武德時所改刻

漏皆陰亂漏刻

王翊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闕逐翊翊覺之

河中尹領節度後務悍將凌正數

詔奕陰亂漏刻以差其期

陸贊曰勤王之師在畿內衆驚不敢發

景刻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

金丸立者急宜亟告景刻不可差

拂菻中門中有金巨稱一作金人

國史立其端置十二九率時改一丸落

蓮花漏

唐李肇國史補越僧靈澈得蓮花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孔

漏之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為行道之節雖冬夏

短長雲陰無差

咽蟾蜍

李賀云催水咽蟾蜍難跖集

月黑無差

孔壺為漏浮箭為刻

漏刻博士六人掌知漏刻凡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以考中星昏明更以擊鼓為節點以擊鐘為節出唐百官志

置鼓以候刻

渾天銅儀以木樞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立木人二於地平上

其一前置鼓以候刻至一刻則自擊之其一前置鐘以其辰至一辰亦自撞之皆於樞中各施輪軸鈎鍊闌鑠交錯相持置於武成殿前以示百官無幾而銅鐵漸澀不能自轉遂藏於集賢院出唐書天文志

漏刻

之灤

馬重續言漏刻之灤以中星考晝夜為一百刻六十分刻之二十為一時以四刻十分為正此自古

所用也今失其傳以午正為時始下侵未四刻十分而為午由是晝夜昏曉皆失其正請依古改正從之五代史卷五

百刻短長取於口不取於數

天下多是也杜牧池州刻漏記

十七

虬傳夕箭

杜詩銀箭金壺漏水多

樓曲

節晷漏於鍾律

李華含
元殿賦

方術八

白執技以事上 推步 日者殺黑龍史記黑子壯之

齊遇日者曰帝

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視日 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

緯候

鉉決

後漢傳曰

陰陽推步之學往見於墳典然神經惟

牒玉策金繩

闕扇於玉堂之府靡得而聞至乃河

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鉉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曠參驗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用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違占者專候挺湏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驗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神力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形其義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漢武

帝

頗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

任文公

善天文晚遁

甲役使鬼神請命

米道

張魯

太山

京房自去篤病三年請命太山行過道

米道

學道

鶴

鳴山有人受其道者輒

出

米五斗世謂之米道

左慈盤中釣魚

曹公欲殺之

變為瓶

羊入

羊羣中曹公知不可殺乃謝曰試與公戲耳老瓶屈膝曰詎如許復欲執之羣瓶屈膝云云

召鬼

劉根

能令人見鬼太守史祈不信因之乃召七祖皆面縛責祈乃謝而遣之

費長房

假壘公之符

薊子訓

反嬰兒

趙炳

能令枯木生蔓茅屋發禹樊英

推步灾異激水救蜀火

楊

由見社中水鳩鬪

知有兵賊象

風起竈

李南少明風角女見疾風起吹

竈突及井泣辭姑曰此主爨者當之必死

五里霧

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

不見後優作賊辭

風起知火

郎顗父宗字仲緩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管六日七分

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

宗知京師有火灾記時日果如其言

郭憲從駕含酒三

噀執法奏不敬曰齊國失火

故厭之果上言失火也

礪巴南激巴蜀人正旦朝

又飲而漱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

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果上言失火有雨

來皆風起庭中父哭子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

酒氣童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恐父

哭子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也

療病人令思過出米漢書

張衡為五斗米道東方張角為太平道太平者持九節

杖為符咒教病人思過處靜室又為姦令祭酒以五千

文使都督姦令為主鬼吏主為病者禱請法書病人姓

名服罪之意作三通一上天一埋地一沉水為三官書

使病者出米五斗號曰五斗米師為益於病昏愚者競
師之衡因人作信義舍置米其中有小過令治道百步
則罪除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隱形石苞謂管輅曰
則輒病以鬼道教人衡即角子也隱形君鄉人翟文耀
能隱形輅曰此陰陽蔽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况
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內僕正身明其道見數不為異
術不為奇僕隱行

孫策殺道士于吉

後照鏡看面創見吉在鏡中遂卒

百果立生殿庭釣魚

吳介象元則有方術吳主使象變化種於菜百果皆立成又論鯔魚

膾最上乃於殿庭穿堦置水垂綸於食頃乃釣得鯔魚也

活死人

吳士燮字盛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

仙人董奉以丸藥以水含之乃蘇四日能語董奉字君更

丁

義以白羽畫水戲

統字仲御賈充問統能水以白羽畫水渡江

晉

義授神方於吳猛

夏統水戲

統字仲御賈充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鯔魚躍鮆鱗

青囊

郭璞授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

引於是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噀天雲飛雨集矣

青囊

郭璞授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

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璞門人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為人所焚後漢

段翳

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生解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下告曰有急發視

段翳

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生解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下告曰有急發視

之到葭萌與津吏爭舟過從者頭破發

秀支替戾剛

劉曜

取膏藥傅瘡乃愈生歎服乃還卒業

秀支替戾剛

劉曜

政治城石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剛

漢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剛出也

漢谷劬

劉曜

曜胡位也劬禿當言此軍出捉得曜歸也

禁溪水不流

徐孔求見儀形馬登周

亡帝思之甚將段方士術求見其儀形

治丹劑

裴濤帝喜方士而柳泌為帝治丹劑求長年帝御劑

中躁病渴裴濤諫之曰夫秦漢之君亦信方士矣如虞生徐福樂大季少君後皆詐謗無成功事暴前策皆可

驗

穆宗惑方士

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阜者上疏曰先帝晚節喜方士累

致危疾陛下所自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

游江湖間

鄭注以方伎游江湖間依李愬為愬賈黃

金解之諫罷方士

劉瑑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切許巖士朱朴所善方

寢親遇諫出入禁中言

自鬻其伎

裴潾曰今乃方士韋山甫柳泌等以丹術自神更相稱引

詭爲陛下延年臣謂士有道者皆匿名滅景無求於世豈肯干謝貴近自鬻其伎哉

喜術士成汭晚喜

術士解藥濱死而蘇

王若訥

劉仁恭從方士王若訥學長

能言禍

福劉從諫傳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

從善長短術李丕以重幣邀之辟署大將見星門

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將

化黃金劉巨容始揚州人申屠

陰陽占繇

符架之術

葉法善括州括蒼人世為道士傳陰陽占繇符架之術能厭劾恠鬼帝聞之召詣京師欲

寵以官不拜

都人自葬火中

葉法善嘗在東都凌空祠為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

留內齋場

數十人自葬火中衆大驚救而免法善笑曰此為魅所馮吾以法攝之耳問而信病亦皆已其謠幻類若此

止樂

明崇儼少隨父恪令安喜吏有能召鬼神者盡傳其術乾封初應岳牧舉調黃安丞以奇技自名高

宗召見甚悅擢興王府文學試為窟室使宮人奏樂其中召崇儼書桃木為二符割室上樂即止曰向見恠龍

怖而易占杜生善易占有亡奴者問所從追戒曰自此行逢使者懇丐其鞭若不可則以情告其人

果值使者於道如生語使者異之曰去鞭吾無以進馬可折道傍蔓代之乃往折蔓見亡奴伏其下復之它日

又有亡奴者生戒持錢五百伺於道見進鷁使者可市其一必得奴俄而使至其人以情告使者以一與之忽

飛集灌莽上往取之 請題衿膺

秦道茂善太一遁甲術
李晨為右金吾大將軍

而得奴衆以為神

道茂賚一縑見晨再拜曰公貴盛無比然我命在公手能見赦否晨大驚不領其言道茂出懷中一書自具姓名署其左曰為賊逼脅固請晨笑曰欲我何語道

茂曰第言準狀赦之晨勉從已又以縑願易晨衫請題

衿膺曰它日為信再拜去道茂果汙朱泚偽官晨收長安與逆徒縛旗下將就刑出晨衫及書以示晨為秦原

其釣魚術五代鄭遨與道士李道殷友死善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解木獺

楚廖光圖
與伊岳道

士伊用昌為林泉之交母病思鱠屬江水夏漲魚不得用昌探懷出一木獺長三寸許再三祝之投於江中

湏臾波浪遂擒一巨鱠出獺着魚背堅不可脫用昌舉之木獺耳因作鱠母愈出九國志

為方士

房中之術

多採良家子以充後宮蜀孟昶傳六十四

方士格

李白草創大還化合元符交

構騰精鬼自然成妙用誰知其指的白日可撫弄清都
在咫尺壯鄙落死名南斗上生籍伊予是何者名在方
士謗詐不誕不信

余聞武宗之言是以知耳嘗於便殿言及方士皆謗詐不誕不可信上曰

吾知之矣宮中無事以此遣悶耳余嘗覽曹植論左慈
對君達之類家主及植兄弟以優笑畜之耳斯言信矣

唐賛皇公

亡牛在鵲巢

賈耽精於術數有一叟失牛詣參國師卜師曰爾牛在賈相公

帽筒中叟迎公馬首訴之公笑取筒中式盤據鞍作卦
曰爾牛在安國觀三門後大槐鵲巢中性探樹下見有
旁舍繫牛乃其所失者
璧酌酒滿杯飲之酒遂獲盜人也芝田錄

璧酌酒滿杯飲之酒

張士政畫一婦人於

無遺滴遠巡晝婦人面赤半日許所
晝濕處壞落其衝終不肯傳人西陽嘆水調角

江南野史彭玕

時寨中得玉笥山道士劉守真能驅鬼神每吳兵掠寨
劉則嘆水調角風雨雷電倏忽而起吳不能攻迨數年

一夕劉死
叱咤風雨
唐史高駢傳呂用之自謂與仙真
遂戰不利

通對駢叱咤風雨或望空顧揖再

拜語言

俚近

卜筮

九

卜筮婚姻

筮仕

賣卜

卜筮官

卜怪

卜失

不卜附

白洪範曰明用稽疑

明用卜筮考疑事也

官占惟先蔽志

官占卜筮官也

先斷意
後用卜
不煩

聖人不煩卜筮傳

龜筮協從龜從筮從龜從筮逆

龜筮共違於人

貞卜

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也

龜象也

筮數

爾卜爾筮

體無

臧會曰

僂句不余欺

我龜既厭

不我告猶

以決疑不疑何卜

聞廉云

違卜不祥

占險

夫易不以占險

僭臧會竊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

子曰人而無恒不占而已矣

卜不襲吉

襲再也

卜筮不過三

卜筮不相襲

謂責筮也

不占

子曰人而無恒不占而已矣

嫌疑禮卜之用龜

進斷其志

初筮告

再三瀆清則不告

神方智

易定天下之吉凶莫善於著龜蓍之德圓

而神卦之德方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端策

拂龜

詹尹對屈原

神蔡

龜也

靈蓍

僂句又鑽龜繇考先知

之兆

誠可

揆昆命之文

必先蔽志

疑衆必殺

禮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

殺無赦謂

疑而筮之

則不前知

禮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

福將至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禮曰昔者聖人建陰四體龜四足也言至誠則不欺

天地之情立以為

易雖有明智之

深於易者

禮

青囊也

卜

拂龜布

握栗蓍

擲

遺

心進斷其志焉

中

策

不中

大橫庚庚予為天王

漢

陳平等迎代王

卜

之得兆云云

孫賓投

蓍用知方朔

漢武帝令孫賓筮東方朔

詹尹釋策不對屈原

楚屈原既放心

煩志亂往見大卜詹尹曰余有所疑先生決之

詹尹乃

端策拂龜原曰予寧隨鴻鵠遠舉乎寧與雞鷺爭食乎

云云詹尹乃釋策謝曰用君之心龜策不能知之

周文王卜獵渭濱

其兆曰非

熊非龍天

錫帝師乃得

存乎

辨吉凶者

辭

舍爾靈龜

受命如響

呂望而歸

往

藏窮神知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天生神物謂蓍

天

生神物

謂蓍也

極數知來之謂占

探臍索隱鉤深致遠觀變

枚卜

書枚卜功臣謂歷卜也

周禮三兆王兆瓦兆原兆

田原之兆謂灼龜發

火而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疊杜子春

百頃瓦兆周之兆也繇兆之體有

曰王兆顯項瓦兆帝堯原兆周之兆也

有

二十頌記曰天子無筮

謂征伐巡守不用筮小事則用筮

諸侯有守筮

守國之筮有事則用

封父之龜

天子之龜封父國名

諸侯非其國不筮

卜

宅寢室

假爾泰龜有常命龜奠龜儀禮卜人奠龜楚

鑽灼置于燁

燁炬以然火也乃旅占卒不釋龜告於涖卜

涖卜旅長

龜也

與主人龜焦

焦兆不成也

沉陽

趙孟卜救鄭遇水適火

占日者龜焦

趙鞅卜也太史曰是謂沉陽注云

火陽也得青純

公羊曰龜青純純緣也謂甲

水而沉陽青純

千歲龜青純以明吉凶龜能七十

鑽而無遺

不能避剗腸

露著

漢書上體不安張禹必齋之患莊子戒以卜言則獻上不言則

有憂色露

卜負金

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雖大荒勿賣宅後五年詔使姓龔負吾金以

吾所書版索之後如其言妻齋版詣使者使者憫然沉吟乃悟取蓍筮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版寄意金有五百斤盛以青卜覆埋在堂屋下去辟一丈入地九尺妻掘之果得金

云其吉終焉允臧

允信也臧善也

祠部式

諸私家不得立雜神及覬巫卜相並宜禁

斷其龜易五

龜蒙

狐

占而從二

卜

不書成王有疾過三穆卜書成王有疾

其為王

奪糈

周禮罰也

卜不中罰不中

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我

驪之役爾云勝而不吉夫克國得妃吉孰大焉故罰汝對曰云云

得青蓮神蔡彰性考來翠野

靈蓍通幽覩兆於未萌

誠為智者

退咎於既往

何其壯哉

光啓兩

儀能成四象

存險易之徵

示臧之兆

索隱致遠

通幽洞微

達以陰陽

究其天地

合於無際

應以未形

智能藏往

神以知來

行於冠婚

明男女之間

用於祭祀

布兆見豎牛之禍

彼敬仲

之徵祥

必成齊國

且君平之取給

將賣成都

鬼神其依

吉凶可見屈原

遐逝

詹尹端策

方朔不歸

孫賓投蓍而無言

故龜文既踐

知李固之有說

卜筮婚姻晉獻

將封鳳皇于飛

識陳完之必貴

開於冥數

得自天玄

公筮嫁伯姬

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

不吉繇

欲納驪

公筮嫁伯姬

遇歸妹之睽

史蘇占之曰

不吉繇

曰士刲羊無血

女承筐亦無貺也

欲納驪

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

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

臭崔杼筮娶棠姜

曰入其宮見其妻凶

懿氏卜妻敬仲

其妻占之曰鳳

皇子飛和鳴鏘鏘有
媯之後將育于姜

筮仕畢萬筮仕於晉

辛廖占曰吉其必

蕃昌公庚之子綬笥有蛇

後漢馮緄拜隴西太守綬笥孫必復其始有兩赤蛇分走許曼筮曰二

歲當為邊將官有果管輅自卦

冀州刺史裴徽辟輅為名五年為大將南征管輅自卦

文學自卦吉山云當見

三騷果淮水絕王氏滅

王導初渡淮郭璞筮之云云

筮家狀

孔僖字仲光拜

臨晉令崔駰亭伯以其筮家狀之謂曰不吉

勸辭辟官僖曰吉山已見在縣二年而卒

賣卜君

平杖頭

嚴君平賣卜於都

市曰得百錢即閉肆垂簾

司馬季主

楚人賣卜於長安市

宋忠賈誼謂之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而大笑

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張禹為兒時至

市觀卜久之自曉別蓍布卦意

王宗以賣卜自奉

安帝以博士徵耻占驗見知懸授於縣庭

而逃君平以卜筮賤業而可以便衆人有非正用

之則依蓍龜為言利害

卜筮

官官占

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

鬻龜

月令正月命有司鬻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周禮上春

鬻擇建立卜筮人

書

龜開四兆

卜師策分三易

筮人是司技

以事卜

藝成而下業在其宗

三兆之灋

見卜筮門

三易之灋連山歸視藏周易

高處示

宗伯之卜事也

作龜

謂灼龜人作兆而占之也

命龜

謂告龜以所卜

事泣卜

涖臨也謂卜官相示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開其占書書其四部故曰四兆

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以火灼龜也致墨者熟灼之以明其兆也

龜室

藏龜之室

中否

周禮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也

卜人定龜

禮史定墨

視兆

君定體

體吉

四兆

方兆功兆義兆弓兆

六龜

六人占龜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

地龜曰澤屬東果屬西雷屬

燐契

周禮筮氏供燐契以待

屬南龜獵屬壯龜若屬

卜事燐契灼龜之木謂

燐契龜

九卜

以明火爇燐遂吹

占人

掌占龜以八筮占其後契以受卜師

之八故以

九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視墨卜人視坼

吉凶也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

九卜筮既事

則以繫幣以比其命

墨有小大坼有明微

則以繫幣以比其命

否注云既卜筮史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

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以啓金縢之書是也

九筮

筮人掌易辨九筮之名國之大事先筮後卜九筮謂筮更筮咸筮式筮目筮易筮比筮祠筮參筮環云云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

正勝侯曰我周之卜

卜怪生男墮地而走

王經堂前

輅作卦輅曰當有婦人生一男

蛇銜筆烏驚闢

人見老蛇銜筆

墮地而走入竈宋無忌妹也

戶前流光

王經堂前

輅曰書佐也又烏來入室與驚闢

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

驚雀入懷殷殷有聲輅曰吉

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

逮之徵頃之拜為江夏太守

失火

管輅在田舍主人患

陌上有一角巾生駕黑牛故車必邀留如此言生不得

已宿然意不安以為圓已乃把刀出門倚牆薪假寐歟

信都令家驚

有一物如獸手中持火舉刀

堂西死男子

恐輅筮曰君

斫腰視之乃狐也火遂絕

心痛果得之疾遂皆愈

主刺

卜朱

卜牛

管輅為僕婦卜失牛云當在西面窮邱中懸頭向

上果於邱塚得牛婦人告官以輅藏牛按驗乃知

失妻

有人失妻輅卜之令明旦於東陽城門候擔豚人

牽與共鬪其豚走逸即共追之豚入舍突破主人

瞿其婦從

有人捕鹿晨行有盜其鹿者輅曰汝巷

甕中出

中第三家也同無人時以瓦子密發其

東第七掾以瓦子著下當送還如其言其夜盜者

父病

詣輅

卜令擔鹿皮向著故處自愈盜如言乃令鹿主舉

報棄瓦盜父

鮑瑗貧苦不信卜筮會淳于

亦病愈也

智至為作一卦曰君安宅失

宜故貧入市有人持馬鞭賣

買之以懸舍東大桑樹燒

三年當暴得財如言後沒井得錢十萬銅二十斤

燒

殺人

步熊字叔羆少好卜筮術數門徒甚盛熊舍側有

人燒死吏持熊謂失火熊卜曰得其人矣使從道

南行有一人來縛之果言云草惡難耕故燒之風起延燒不知草中有人

不卜聖人不煩

卜筮 毘命於元龜

惟先蔽志蔽斷也

昆命先定

卜以決

疑不疑何卜

關康云

命付天

管輅謂鍾昱曰我卜可以知生死昱曰命付天不付君

勞著龜

郭璞欲為顏含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已而天不與命也守道而不回性也自有性命無勞

著不占而已矣孔投龜於地

張公謹秦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

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

趙矜疑何卜之為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

秦詒

歷裏

城丞客死柳州官為斂葬後十七年子夾章始壯

自裏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闋旬卜人秦詒為筮曰金食

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

守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

問之得矜墓直

義陽王琮子行休琮死桂林社止遂歸葬

鎖莖自屈

行休請身迎柩靈堂鎖一夕

莖自屈管上有指跡一奇二並使卜人筮之曰屋於文
為戶出指者示也一奇二並三殯也先生告之矣乃趣
其所發之如言城陽公主婚城陽公主初主之婚帝卜
而一節獨闕之跡曰二大相食始同榮

末同戚請晝昏則吉馬周諫曰朝謁以朝思相戒也講
習以晝思相成也燕飲以異思相歡也婚合以夜思相
親也故上下有成內外有親動息有時吉凶有儀今先
亂其始不可為也夫卜所以決疑若贊禮慢先聖人所
不用改葬占地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地則
乃止改葬占地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

笑入地矣遇坤之泰太宗文德皇后長孫氏歸寧舅高
歲餘卒士廉妻見大馬二丈五立舍外懼

占之遇坤之泰卜者曰坤順承天載物宜無疆馬地類
也之泰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又以輔相天地之宜據
協歸妹婦人事也女處尊位履中而居順后妃象也折足為敗李納在隋宦不進
箕之得鼎筮人曰

君當為卿輔然待易姓乃如志仕不知退
折足為敗綱雖頭於唐數稱疾辭位去

張公謹贊曰

投機之會間不容擗

公自筮死日

李嗣真流藤州久得

還

謹所以抵龜而決也

天寶末處士錢知微嘗至洛遂榜天

津表柱賣卜一卦帛十疋居一日有

貴公子讀榜命取帛如數卜焉錢命蓍布卦曰予筮可

期一生君何戲為其人曰卜事甚切先生誤乎錢云

請為韻語曰兩頭點土中心虛懸足人踏跋不肯下錢
其人本意買天津橋也始之其精如此酉陽雜俎

命或馮蓍卜情將問蔡

韓愈聯句

三錢舞耳酒記王廷湊答筮

三錢乘嫗各半

資暇集乘道茂之門有嫗賣卜乘

皆舞言休則嫗言咎乘言咎則嫗言休

陳子

昂自筮

見貪著龜九宮術

盧藏用善著九宮術

陰陽雜數

賈耽

雜數罔不
多招術家

房孺復陳少游奏置幕府多招術
通其器

希以易自筮

陸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
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

羽可用為儀乃以得乾之坤

王廷湊始廷湊賤微時鄆
陸為氏名而字之

得乾之坤

有道士為卜得乾之坤曰

君將有土及得

卜不吉

突厥處羅復謀取并州置揚正
道

我先人失國賴隋以存今忘

賣卜長安市

武攸繒少變

安天火之象

馬重績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

之勢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天火
之象乾健而離明健者君之德也明者南面而嚮之所
以治天下也同人者人所同也必有同我者焉易曰戰
乎乾乾西北也又曰相見乎離離南方也其同我者自
壯南乎乾西北也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

月契丹遂助晉擊敗唐軍晉
遂有天下五代史卷五十七 南瞻折木木不自續遷司

明年張從賓反命重續筮之遇隨曰南瞻折木木不自
續虛而動之動隨其覆歲將秋矣無能為也七月而從

賓龜精錢元懿終年六十六初元懿之為新定有十方
敗生時人號為龜精嘗疏卜辭以貽元懿曰太一

接天河金華寶貝多君侯六十六別取質東龜余既幻
惑力命

處不經過至是皆如其言吳越備史取質東龜余既幻
惑力命

之說兮身久故而愈疑心回穴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
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叟有鬻卜而來思乃招而訊之

曰嘻人莫不有時而通伊我兮久而滋蔓吾聞人見天

栗五行動止有則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何卜賦

見天

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文粹揚炯渾天賦顯帝之命

重黎司天而司地陶唐之分

仲叔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
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侯氣周文之視日吳範

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李鄴侯泌竇廷芝與卜者胡蘆生相善一日謂竇曰

君家禍將至非遇黃中君鬼谷子將不可救芝物色求之得李鄴侯泌傾家結之未幾朱泚亂廷芝陷賊事平

德宗命誅之泌以前事上聞得免刺談錄瓦卜休咎西京壽安縣有墨石山神祠頤靈神龍中前有

兩瓦子過客投之以卜休咎明皇兼潞州別駕來朝京師將

仰為吉覆為凶南部新書一蓍獨立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

禮驚曰蓍立竒瑞非常也不可言舊史行使術士韓禮筮之蓍一莖孑然獨立

卜何卜賦時乎去不可邀來不可逃淹兮孰捨操屠龍之伎非曰不偉時無所用莫若履佈作踊之工非曰可珍時有所用貴等斲輪絡首糜足兮驥不能踰跬前無所阻兮跋鼈千里同涉於川其時在風涒者之吉泝者之凶同蟄於野其時在澤伊稚之利乃繆之厄故曰是邪非邪主者時也諒淑惡之同出顧所下之若何夫

如是得非我美失非我耻

杜生易占

見方

術門卜者世之餘

姑

蹈常而俟之夫何卜為
柳宗元非國語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

伎

柳宗元非國語卜者世之餘伎也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歐陋民也非常用而徵信矣

雞骨占年拜水神

柳宗元柳州峒氓

獸就成都卜

杜甫

遊

子
五月為火火主離

崔信明見

中志最深

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

衰死生相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

百不失

星官厯翁莫能與其校得失

虛中誌其說汪洋奧義闢節開解萬

一二

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

取卒然失之星官厯翁莫能與其校得失

本行正郎

劉禹

錫之為屯田員外郎時勢事稍異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日邀之至省方欲問報云韋生在門外公不得已且

令僧坐簾下韋獻卷已畧省之意色殊倦覺之乃去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心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退乃本行正郎也然湏待適來韋生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不旬日貶官韋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

劉轉屯田郎中

相十 吉相 凶相附

白相人

叔孫來聘公孫教聞其能相

有知人之鑒

許助

善相 相術

龍犀日角帝王之表

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

目龜文公侯之相

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河目龍頬是帝皇之貌也又後漢李固狀貌

有奇表鼎角隱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已上見文選決疑慷慨從唐生以決疑漢

呂公謂高祖曰少好相人

不敢忘德

父老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乃謝

曰誠如父老信而有徵

億則

貴賤之表

近取諸身休咎之徵

如指應如影響

著龜

吉相豐下有後

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

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

鷺頸封侯

班超詣相者曰當封侯萬

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

鷺頸虎頭

子貢有山庭之相

里之外問其狀相者曰鷺頸虎頭

山庭

子貢有山庭之相

飛而肉食萬里侯相後封定遠侯

月角

喬玄雖賤

有月角

薄姬王者之妃

許負

曹操安人之主

喬玄

之相

史記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

曰真將軍也

趙簡子曰天之所

必貴

史記姑布子卿善相見無恤

曰真將軍也

趙簡子曰天之所

受雖賤

貴不可言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面

不過封侯相君之背貴不可言

奇骨

桓溫未暮溫嶠見曰躍馬肉食

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
李充百日內合持國令

有諸舉曰然若臣者何如舉熟覽笑曰君顙

鼻巨肩雖

頗感頗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其戲曰富貴吾

自有不知者壽舉曰四十三年澤笑謂

奴有侯相至甘

泉居至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曰

以經術進翟方進

人之奴得無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

以經術進年十三

為小吏號遲鈍數為掾吏罵辱方進自傷詣蔡父相大

奇其形貌曰小吏有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灑真指胡廣

廣為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真名知人雄勃

遂舉孝廉公字相者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

為漢名臣為公若徹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決之

見血洒壁為公功名壽年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

字後果應之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岳功

名譽同但侃上壽羊祜字叔子游汎水濱父孝謂訪下壽優劣有殊好相

羊祜字叔子游汎水濱父孝謂曰孺子有好相年六十建大功

既言便去論魏王朗論曰仲尼之門童冠之群不言形莫知所在論相之事難據故也固有懷不副貌行不稱聲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宰我以貌度性失之子羽聖人於聽察精矣

祠部式

卜相築斷見上注

相婦人

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相婦人者言當富貴乃巫家女霸娶為妻與之終身

角犀豐

盈賢明之相惟德受天

以形合相貴賤且殊榮枯等鑄錢鄧通

魏文帝之榮枯等鑄錢鄧通

意深

賣珠董偃遇館陶衛青起自於牧羊

蔡澤終聞於躍馬

辨吳

粲之貴始自幼童

知陶侃之榮當期老耄虛陳禍福

謬託事且無災祥

言而妄有徵

論性命之期定吉凶

凶

凶相蜂目忍人

楚子以商臣為

太子子上曰是人也

蜂目

豺聲滅族

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曰熊

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之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

鄧通有相者云必

能富通

帝曰

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教氏矣鬼縱理入口

由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族傳

縱理入口

周亞夫縱理入口

鄧通有相者云必

能富通

帝曰

終餒死於獄中

當刑而王

鄧通有相者云必

能富通

帝曰

能富通

帝曰

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餒死

鄧通有相者云必

能富通

帝曰

能富通

帝曰

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為戲笑

當刑而王

鄧通有相者云必

能富通

帝曰

能富通

帝曰

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

父不祥

莊子曰楚司馬子綦

有八子召九方歅相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之謂曰子則祥不遇郡吏

後漢趙壹以郡爭政禮命十

美父則不祥也

辟公府不就善相者相壹不

過郡吏後覽鏡知刑罰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

果如其言

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後為劉備

所越王蜂目火記范

矯刀

甘卓為歷陽陳訓私曰甘侯

頭低視仰相名矯刀目中赤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帝時以犯法竟餒死獄中

脉自外入必兵死
後果為王敦所殺

豺狼之聲

伯友始生叔向母及堂開聲曰豺狼也必喪羊舌氏

孔使相工視

高智周始與邾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仲覽仲覽因各語所期處俊曰大夫

惟無仕仕至宰相乃可智周濟如之處約曰得為舍人

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仲覽使相工視之工語仲覽曰

高之貴君不及見來早

高蔣高智周所善義興蔣子謹有客嘗視兩人曰高公位顯而未躡高晚顯而壽

極人臣而嗣少弱將侯官不遑復且興

蔣子孫其後果顯而高一世之後無聞焉肩火色騰上馬周奉文本謂所親曰周薦肩火色騰

上必速恐不能久累年四十八而卒

貴冠人臣有夏

榮者善相謂嵩僚壻陸象先曰君後十年貴

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艾舉門蕃熾

禪將節度使馬燧謂曰若有奇

日角龍廷唐儉說秦王大解所佩効贈之

日角龍廷

唐儉說秦王建大計曰公

目角龍廷姓協圖

位至太師

劉義節從子思禮少學相識係天下望久矣

刺史位女有奇相

高祖順聖皇后竇氏父毅在周為上柱國尚武帝姊襄陽公主常謂主曰

此女有奇相

奇厖福父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厖且識不凡

福父者遣之或問其故答曰薄

命之人不足熊虎相

王晙氣貌偉特

時謂為熊虎相識清貌古

韓思復初鄭仁

傑李無為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

語遲者神定

楊元琰生數歲未言相者視

骨體祿命

見骨體知祿命見命祿知骨體

曰語遲者神定必為重器

此則言命祿

徐圓朗劉復禮說圓朗曰彭城有尚矣呂才

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微立之圓朗後為彭人所殺也

目角珠廷非庸人

相

李珏李絳為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

引出

韋貫之為右丞時內

僧造門曰君貴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

相天且賤

抑憚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

賤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從其言憚

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顧彥朗

為天德軍小校其使蔡京以

子孫當王百年

王廷湊嘗使至河陽

醉寢於路有遇其所者視之曰非常人也從者以告廷

馳及之間其故曰吾見君鼻之息左若龍右若虎子

孫當王百年家有大樹覆及堂公興矣及

害弘正而樹適庇寢自廷湊訖鎔凡百年

李忠

臣帝嘗謂卿耳大貴兆對曰驢耳大龍耳小帝喜其野而誠

不可以科第進

鄭朗始朗舉進

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龍

鳳之姿天日之表

太宗生四歲有書生謁高祖曰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及見太宗

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

伏犀貫玉

袁天綱見竇軌曰君伏犀貫玉就輔

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耶

右輔澤而動

軌後為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復曰赤脉千

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為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為

都面部三無

金華子李寬為常侍有門下士姓盧善相或問李公如何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

子無宅無塚公有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居死於池州乘舟歸舟破沉其骨

龍瞳鳳頸

武后

之幼天綱見其母曰夫人法生貴子乃見元慶元與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武后

最幼姆抱以見給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驗也若為女當作天子

肉不稱骨

帝在九成宮令視本文本曰學堂瑩夷故文章振天下
首生骨未成自前而視法三品肉不耦骨非壽兆也同
上冢視淫長社人張愷藏伎與天綱埒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愷藏曰夫人目脩緩法曰冢視淫又曰

目有四白五夫守宅夫人周世宗宣懿皇后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天下之母符氏初適李守貞

子崇訓守貞事漢為河中節度使已挾異志有術者善聽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后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為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五代史

蘭臺學堂

袁天

綱謂杜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王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韋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皆得謹武德中以事俱流嵩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與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天綱見馬周曰君伏犀貫腦背若有負過之耳無根貴驗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公者然

面澤赤而耳無根後
骨不隆壽不長也

厄在三尺土下

張懶藏伎與天綱
時蔣儼有所問答

曰公厄在三尺土下盡六年而貴六十位蒲州刺史無
有祿矣後儼使高麗為莫離支所囚居土室六年還果
為蒲州刺史妻孥告當死俄聽致仕相在怒時魏元忠尚少往見懶藏問
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懶藏遽起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鄉相大書台字

裴光庭當國
懶藏以紙大

書台字叔之光庭曰吾既台司

大怖得輔政

金梁鳳玄
宗時人謂

矣尚何事後三日貶台州刺史

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吏榜之

吏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

跛男子

袁客師天綱子嘗渡江叩舟而還曰舟中人鼻氣皆黑
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
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

相之相在乎清明

唐贊皇
公折辱

疑相論相之相在乎清明清明者珠玉是也為天下所寶窮相

李白召見及出上指謂力士曰此人固窮

相西陽雜姐

以慧性知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

韓愈送仙翁序以慧性知

人爵祿厚薄壽命長短發言如駢駢囁嚅持疑於唇

吻間即信乎異人也若古之許負輩不足以言哉

將相

五代李周盧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歷且工相人子方順隆準眉目踰澈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

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

以相灤隱市中

五代錢鏗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

竊從之遊豫章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塘分也因游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灤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真貴人也召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拳必

入口

九國志吳殷文圭舉進士塗中遇一友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眉綠拳必入口神仙狀也如

學道當冲虛不爾有大名於天下

風雷之厄

南漢楊

洞

而文圭

舉實入口

乾寧中擢第

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脉貫眸子行步

靈

類驚虧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

颶風壞

廡

死

言人事多中

趙鳳傳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

梁愚堂謝洞潛

見之謂同列曰愚血脉貫眸子行步

靈

類驚虧者當有風雷之厄及愚至縣未幾

颶風壞

廡

死

中莊公尤信重之以為壯

京巡官明宗

為內衛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

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衛貴將也

此

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

後貴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召至京師鳳

諫

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

人

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五代史二十八

唐

臣骨濃非常

文穆王元瓘淮將李濤冠衣錦軍命王

自是日者視王曰此人手足百人當

大討

貴有僧自新常衣紙衣住廣德山院聞元瓘至舉家皆遁而自新巋然晏坐軍中有問其故曰前後左右皆兵耳將安適時王在衆中新乃斂衣奉迎與語久之及師還遂載而歸後王問新當時何以見識答曰微僧無它術但覩王骨灘非常故幸得識矣出吳越史額文似臨淮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唐史亞夫下獄相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謀干紀事乃賜死論心擇術孫卿子曰古有姑不如今論心論心不如擇術

白孔六帖卷三十一